



松 树 炮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717.1
872



編號：(湖)0825
松 樹 一 炮

編輯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出版

(湖南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號)

長沙市都郵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印 刷 廠

長沙市都郵中路

發行者：新 華 書 店 湖 南 分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1958年1月第 一 版

印張：15/16

195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數：11,000

印數：1—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T10109·215

定 價：(5) 0.09 元

目 录

八月十五杀恶霸	朱世云口述 孙兴仁整理 (2)
巧计取枪	朱世云口述 王貽芬整理 (8)
松树炮	彭要生 (15)

八月十五杀恶霸

朱世云 口述

孙兴仁 整理

1927年7月13日吃过夜飯，我到党员郭蘭桂家里去要。郭蘭桂見了我就高兴地說：“世云，你来得好，我正有件事想找你一下。”說着就把我拉到一边，把嘴湊到我的耳边，低声地說：“22日晚上在东富寺开会，我們一起去吧！”沒等我回答，他又严肃地囑咐：“这件事連亲娘也告訴不得，你是团员，我才告訴你哩！另外，开会的时间不要忘記啊！”看他講話的口气和表情，我猜想这个会一定很重要，沒有問明开的是什麼会，就滿口答应了：“好！那天你在家等我，我一定來！”

东富寺离我們汾（在醴陵县）有二十多里路。到了22日，天剛落黑，我吃了点飯，喝了碗冷茶就赶紧动身了。

媽問我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我說：“到人家要去。”走出門不多远，見郭蘭桂在前面等我，兩人互相打了个招呼，就尋着小路避开狗多的地方，往东富寺去了。开会是在东富寺

的一个嶺上。等我們到达时，嶺上已黑压压地坐了好几堆人，大約有四五百，因为月亮还没有出来，看不大清楚。为了怕走漏消息，到会的人都默不作声，我和郭蘭桂也找了块地方坐下，靜靜地等待着开会。

夜深人靜了，风吹草动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不知是誰低声地叫了一声：“馬上开会了，大家坐攏一点。”接着就是唏唏沙沙的一陣脚步声。

几个小黑堆变成了一大团人，“队伍”算是整理好了。接着，潘疆爪(注)领着几个人走来了，一直走到人群面前。这时忽然听到旁边有人說：“看！老毛也来了。”我一听就知道这是說毛澤东同志来了，就尽力睜大眼睛看去，但看不清楚。我想，看不清他的臉孔，听清他講的話也好呀！可是，这次他没講話，只潘疆爪同志講了，他对大家說：“土豪劣紳勾結許克祥、彭成美(伪醴陵县清乡司令)已經在我們头上横行霸道好几个月了(指馬日事变后这一段时期)，我們不少的革命同志被他們杀害，很多的房屋被燒毀，我們貧苦农民要为烈士們报仇，替他們出气；要使自己得翻身，就一定要打倒这些王八旦，实行土地革命。現在我們醴陵的工人

糾察隊、安源路礦工人糾察隊和礦警同志們馬上就要從安源打回來，各位同志要齊心合力，暴動起來！”我一聽，又高興又緊張。停了一下，他又繼續說：“八月十五是我們暴動的日子，各地土豪劣紳都會回家過中秋，同志們！我們一定要在這天夜晚把本鄉的土豪劣紳干掉，來個‘一夜光’！迎接我們安源的隊伍進城。”接着就分配了哪鄉由哪個負責，杀掉哪些土豪劣紳等等。我們泗汾由郭蘭桂負責杀掉大惡霸劉崇生。

提起這惡霸，我們那里老老少少，無不痛恨。他兒子劉友生在攸縣羅定匪軍部下當連長，不少的革命同志都死在他的刀下，劉崇生這家伙就仗着他兒子的勢力，在我們鄉里為非作歹，喪盡天良。我一聽說要殺他就滿身都是勁，低聲地對郭蘭桂說：“蘭桂！這一下，他可落在我們飯碗里啦！”

牛角形的月亮爬出來了，我們的會也開完了，大家好高興啊，一個個快活地跳了起來。

有的拍着自己的胸脯快活地說：

“這回，老子包把這家伙干掉！”

有的指着自己的鼻子尖滿有把握地說：

“這下要請地主惡霸們過一個好節了！哈哈！”

我没有说什么。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八月十五快点到，早点亲手把那家伙送到阴间去！

七月二十三、二十四……八月十三、十四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我们还是照常作田，一点风声也没露，只是暗地里制订了暴动计划，通知一些靠得住的人在八月十五晚上背梭镖到约定地点集合。

盼望已久的八月十五，好容易才等来了。吃了早饭，郭兰桂和郭玉和两人，一个装着卖茶叶的，挑着一付茶叶担子，一个人装着卖辣椒的，挑了一担辣椒装模作样的一同到刘崇生前门后门来回地叫卖。那恶霸刘崇生果然在家准备过节，听得叫卖声，还出来买了一些。他们两人就趁此机会在他屋前屋后看了个仔细。

到了夜间十点钟，我向我娘撒了个谎，说要到叔叔家锯板子去，背上梭镖，悄悄地来到了集合地点。不一会，我们约好的十几个人，也都背的背梭镖、带的带斧头，劲头十足地跑来了。郭兰桂就把白天探得的情况告诉大家：刘崇生的屋外面共有三张门：大门、侧门和后门；他的内房离后门只有十多步脚。根据这个情况，我们决定由两人堵侧门，三人堵大门，其余的从后门冲杀进去。我怕郭



郭蘭桂和郭玉和趁着惡霸劉崇生向他們买东西的
机会，在他家屋前屋后探看仔細。

蘭桂要我堵門，不能亲手杀这惡霸，就对他說：“讓我冲后門吧！我力气又大，情况也熟，包管叫这家伙見閻王。”郭蘭桂看了看我，笑着說：“好吧！你得把你平日鋸板子的手勁拿出来呀！”

分派完毕，我們十五个人就一个个駝着背、弯着腰，手执梭鏢，借着茂密的晚禾作掩护，沿着田塍偷偷地溜到了刘崇生屋前，按照分派的任务，各自行动去了。这时，洁白的月光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日，四周异常宁靜，只有他家那几只惡狗听見我們的脚步声，便“汪！汪汪！”地叫起来。我心里想：“叫吧！再叫也帮不了你家老爷的忙了。”

我們的动作异常敏捷，我和另外几个人一下就溜到他家的后門，几脚把門踢开，一齐冲进他内房里，只見这惡霸慌慌張張地从床上爬下来，穿着一身單衣，全身不停地打顫，低声下气地不断向我們哀求：“兄弟們！饒……饒命！我……。”当时有誰听他这一套，我一上去就紧紧抓住他的右臂，另一个同志挽住了他的左臂，其他的同志拖的拖，推的推把他拉到外面坪里，一陣梭鏢送他見閻王去了。

第二天听得人說，各地的土豪劣紳在昨晚被

杀了；当天下午安源来的队伍，已经从东门和南门打进了醴陵城，在三官殿缴了白军营长张毅中的五十多枝枪，伪县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垮台了，被关在监狱里的三百多个革命同志都放出来了，我们的人张明山当了县长，还喊口号“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”哩！我一听几乎跳了起来，感到从娘肚子里出来没有过的快活。

注：潘疆爪 1927 年时担任过醴陵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，马日事变后，继续在醴陵领导农民运动，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，英勇牺牲。

巧 計 取 槍

朱世云 口述

王貽芬 整理

1936 年，那是我們湘贛边区独立团成立的第二年，我們的队伍日益壯大了，可是槍枝、彈藥和給养却成了問題，大家都很着急。

轉眼冬天来了，天冷得很厉害，我們却缺少御寒的冬裝；眼看阴历年就快到了，我們却穷得連买烟的零錢都沒有，同志們未免不有点发慌。

一天，剛吃过早飯，突然发出急促的哨声，我們便緊急集合，連長邱龙彪同志向大家說明了出发的任务：

“同志們，今天我們去領槍和訂制軍服，另外嘛，順便將鉤也領回來，好辦點年貨過年呀！”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，顯得格外樂觀和自信，說話時，兩手還不時在空中揮舞，就象音樂老師打拍子一樣。

“到哪里去領？是誰準備的呀？”大家听了又高兴又奇怪。

“到双江乡丁架菊家里去，馬上就動身！”他象看穿了大家的心事，斬釘截鐵地說。

“啊！到他家去呀！”当时大家又高兴又有些疑慮。

誰不知道丁架菊呢，他是攸縣的一個大地主（原是醴陵人），還在偽縣政府當了個什麼“長”；他家附近的農民都受過他殘酷的壓迫；他還是個訟棍，到別處包案打官司，專賺冤枉錢，欺侮老百姓。因此，說是要到他家去執行任務，誰都高興。但是，要去真不那麼簡單：離他家四五里的地方駐扎有攸縣保安團一連多人，槍枝很多；八里遠的地方是鄉公所，那里也有三四十條槍；並且經常還有不少的便衣偵探到處打聽，尋找形迹可疑的人。他家里嗎，不但有兩枝槍，並且還有個碉堡哩！

还是邱連長的主意多，誰知他早就想出了一条巧計，出发前，說如此如此行事。我們听了，无不拍手叫好。

說干便干，連長把任务交給我們这个班后，大家都忙着乔装打扮，全班十一个人，一个个头戴“鴨舌帽”，身穿从保安团繳来的半旧黄軍装，胸前佩帶着“攸县保安团”白底黑字長方形的符号，踏上双旧跑鞋，倒背着根枪，乱七八糟的样子，儼然就象一班保安团的兵。同志們互相对看着，一轉眼真紅軍变成了假白軍，大家有趣地哄笑起来。

“別鬧！混蛋！”正当我們嘻笑的时候，忽然傳来了威风十足的官腔，大家初听起来，总不那么順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我們的邱連長，他打扮得儼象一个保安团的排長。啊！他那付神气啊，大家看了都忍不住地笑了。

“連長！你看我象不象一个伪班長？”我問。

“現在还很难說，象不象还得看今天的行动！”他笑着說。

我們的队伍出发了，我押着我們班里的战士陈金生走在最前头，連長挂着根駁壳枪做出那付軍官的神气走在我后面，其余的十个人就紧紧地

跟着連長。这次“行軍”可不比以前呀！不得交头接耳，不得发表議論，以免走漏风声，这是临走时連長一再叮囑的，所以，一路上，只听得“嚓！嚓！嚓！嚓！……这是我們踏着路上的殘雪，不断地发出不整齐的声音。

有时在路上遇見行人，連長便装模作样地高喊：“喂！来！看認得这个‘共匪’嗎？”一边說，一边用手指着被押着的陈金生。陈金生听了，就故意把头低着，把身子縮着，并不时地发顫。看他那腦蓬乱的头髮，那身破旧的青色便衣，冻得紅一块青一块的兩只脚，确实象个被捕的犯人。那些被問的人，誰都不敢前来瞅一瞅，总怕惹事生非，胆子大的人，充其量說得个：“不曉得”，胆子小的，听得这么一喊，早就跑了。

走着走着，来到了李家鋪的一个小山上，发现有兩个人在鬼头鬼腦地窺探我們的队伍，我們的連長見了，連忙威吓地揮手命令：“前面那兩个人縮縮躲躲，看样子一定是共匪，把他們捉来！”話剛落音，除了我押着陈金生未去外，其余的人都凶凶地追赶过去，那兩个人連忙掉头跑了。事实上，我們也不打算把他們捉住，只是吓唬一下罢了。



我們押着陈金生，来到了地主丁架菊家里，
騙过了丁架菊的老婆。

我們就这样見人說話看風轉舵地騙過了許多人，吓走了便衣偵探。約莫午飯時候，我們來到了丁架蘭家里。一進門，見丁架蘭老婆正在厅堂，我連忙搶前帶笑地說：“丁先生娘子，丁先生在家嗎？”因为我經常在這一帶鋸木板，見過她一次。

“他到醴陵去了，你們有什麼好事？”她問我們。

“我們在大平山（攸縣境內）捉得這個醴陵的共匪，早晨送到鄉公所，鄉公所說要丁先生開一個介紹信轉交醴陵法辦。”我們的連長連忙搶上指着陳金生對她說。實際上，就是捉了個“共匪”，也不需要打什麼介紹信，這不過是騙她罷了。

她信以為真，連忙說：“丁先生不在家，要我家的姐夫（女婿）寫一個可以嗎？”她面上流露出驕傲的神氣，為我們推薦她的女婿代辦，原來她的女婿也是一戶財高勢大的大地主。

“可以！可以！他在哪裏？”我們的連長滿面堆笑地問。心想：沒有捉到老虎，老虎崽也行。

“他在後房里，你們把人跟我來吧！”

她剛說完，連長馬上帶幾個同志跟她進去了，並向我使了個眼色，抿了抿嘴唇。

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押着陈金生装着到后面茅厕（厕所）里去解手。我們哪里解什么手罗，而是去碉堡里取枪的，便三步当两步地直冲到碉堡旁边，一看，碉堡門上一把鎖，守碉堡的人大概是同丁架菊出去了。說时迟，那时快，“咔嚓”一下，鎖被攀开了；打开門，枪可在里面，連忙拿起条快慢机和一条新步枪，拔腿就跑。

“你們不要乱搞呀！这是我家的……”她的女儿指着我們喊。

“他媽的！你家的碉堡，一不派人防守，二不把門鎖好，內里的枪，就是偷走了也不曉得信，現在放到我們手里，帮你家‘保管’。”我的气势很凶狠，她吓得不敢作声了。

当我们回到厅堂，他們早就把丁架菊的女婿王松林用五花大結綁好了。丁架菊的老婆和女儿象木鷄一样，站在一旁，流着眼泪；我們的同志也不作声，只互相交換着胜利的眼色。

一切都弄好了，連長又命令我們將碉堡放一把火。接着就急忙地背着枪押着王松林抄小路跑了。

过了一过多星期，丁架菊託人送来了一千块

光洋和四十套軍服，才把王松林贖了回去。我們勝利了。

松 树 炮

彭要生

高灣村有个刘大爹，他参加过大革命，因此，大家都叫他老革命。

刘大爹原来的名字叫刘大澄，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。他搞革命时，受过残酷的刑法，至今在他那瘦削的脸上，还横斜着一条寸多长的伤疤。

一天上午，我們到刘大爹家里去玩，請他講当年的革命故事。他想了一下，用茶水潤了潤嗓子，然后講了个松树炮的故事：

加入农会

我有个朋友叫郭大海，曾經和我同在鴉片烟鬼陈大头家里做过長工。这人会想办法，性情直爽，做事大胆，爱打抱不平。比方說：有次从村外来了一个皮鞋匠，沒有多久，被陈大头扣押了，說他是共产党。郭大海看了很气愤，夜里便偷偷地把皮鞋匠放走了……。